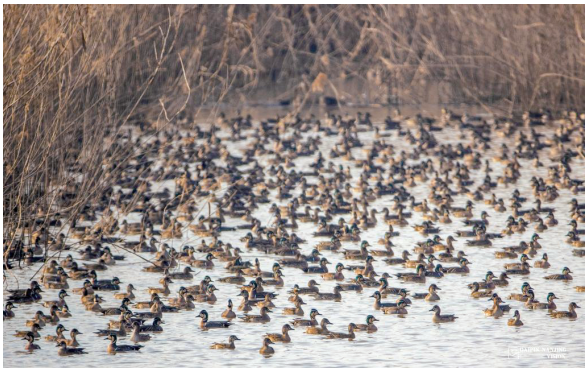




俯瞰,是江中一叶绿洲,水中有江豚出没,岛上鸟虫湖草浑然一体……作为长江进入江苏的“第一站”,过去十年间,南京新济洲从一个普通的江中小岛变身生态宝库,折射长江之变。

如今,整个长江南京段正在打造绿色生态带、转型发展带、人文景观带,创造性释放长江生态价值,带来百姓获得感、幸福感不断提升的繁荣景致。



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花脸鸭在洲上栖息

岛上的“居民”换了

长江南京段最上游的长江新济洲国家湿地公园,江风习习、满目皆绿,湿地上的芦荻、香蒲迎风摇曳,路旁鸢尾花、飞鸟竞相绽放,引蝶翩跹。

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办公室主任李全文参与这座岛的生态保护建设14年,对岛上的一切了如指掌。“枇杷、桑葚、南酸枣是种给鸟类吃的,鸟类的天敌也不少,得提防野猪、貉还有偷鸟蛋的黄鼠狼。”他笑着说,谁说岛上没有居民?这些动物都是。

过去的新济洲,是隶属江宁区铜井镇的一个村,每逢大汛,村民们就得防范洪水威胁。

2000年11月,江宁对岛上住户实施“生态移民”,这座岛开启休养生息模式,全面退出生产生活功能。

如今的新济洲,上岛公路从码头修到核心区便戛然而止;生物多样性展示馆为半藏地下的覆土建筑,酷似植被丰富的山丘;除科研和科普教育相关工作,其他人员非必要不允许上岛……力争把人为对生态的干扰降到最低程度。

环境有没有变好,“居民”最有“发言权”。研究者在全岛设立了69个生态监控点,监测到的鸟类品种逐年增加:2016年103种,2018年162种,到2021年已达208种。在今年的一次鸟类调查中,他们惊奇地发现,有上万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花脸鸭栖息在此。

李全文说,现在的新济洲不仅是南京首个国家湿地公园,更是国内第一个长江洲滩型国家湿地公园,成了动植物共同的“新家园”。

渔民的“身份”变了

前半生,江宁区居民余金发基本生活在水上,16岁,到江宁铜井公社鱼苗厂上班,成为一名渔民;

人退鱼鸟归——新济洲的蝶变



航拍长江新济洲国家湿地公园

后调到江宁航运公司上班,依旧是出船打鱼;33岁,凑钱买了第一艘机动捕捞船,成为个体捕捞户。

“过去新济洲上的人主业是打鱼,住在洲上的、江边的也大多是靠江吃江。”皮肤黝黑、瘦瘦高高的老余告诉记者。

2019年,南京积极引导退捕渔民转岗就业创业,当年10月底,包括余家父子在内的江宁51户个体捕捞户、1家捕捞生产单位全部退捕转产上岸。2020年1月1日零时起,长江江宁段全面禁止生产性捕捞。

余金发说,现在水清了、鱼多了、江豚重现,休养生息的长江和小岛正越变越好。南京大学的最新调查显示,极度濒危物种江豚在南京段的数量已由5年前的20多头增加至50多头。

前不久,老余加入街道发起的“长江守望者联盟”。从打鱼到“护渔”,他的身份变了,习惯没变,早起看天、观云,判断一下天气,然后骑上电动车沿江巡查,偶尔碰到有人架起鱼竿垂钓,他就上前劝阻。

据了解,“长江守望者联盟”下设巡江、清江等6个支队,像余金发这样的志愿者有600多名。他们每天上午6点至下午6点,常态化、动态化巡查19.08公里长江江宁段全线。

从化工围江到绿色发展

过去,化工围江导致滨江污染严重。2019年以来,一边污染退,累计拆除、整治长江岸线“散乱污”企业52家、8.5万平方米;一边生态进,绿化造林、环境提升1.84万亩,19.08公里滨江岸线蝶变。

走进沿江的科远智慧滨江智能制造产业园,一个个巴掌大小的电阻电容从生产线上产出后,自动光学检测系统立即接收指令,对其进行质量检测。与此同时,这一生产场景同步传输到信息化管控中心,便于工作人员集中管控、作业调度和处理。“过去两三百人的流程,如今不到50人便可运作。”企业相关负责人孙俊介绍,工厂全面采用自动化产线、自动检测设备、智能仓储与物流设备等。同时,企业的工业自动化及数字化自主可控产品及方案,也在服务滨江企业。“滨江产业正在腾笼换鸟。”江宁区负责人介绍,目前全区已形成智能电网、新一代信息技术、新能源(智能网联)汽车、高端智能装备、新型节能环保等5个优势产业集群。

如今,从高空俯瞰,新济洲国家湿地公园郁郁葱葱,宛如镶嵌在滚滚长江上的一颗“绿宝石”。站在新济洲对岸的江堤眺望,一条绿色生态长廊顺江铺陈。

作为长江进入南京的“第一站”,新济洲之变既是南京从靠江吃江、过度索取,到守江爱江、拥江护江的浓缩,也折射出落实好长江经济带“共抓大保护、不搞大开发”高质量发展的历史进程。

李全文告诉记者,近日新济洲国家湿地公园已正式申报“国际重要湿地”。下一步将融入“长江国家文化公园”,打造生态管控保护功能区。

(据新华社报道)



新济洲国家湿地公园生物多样性展示馆